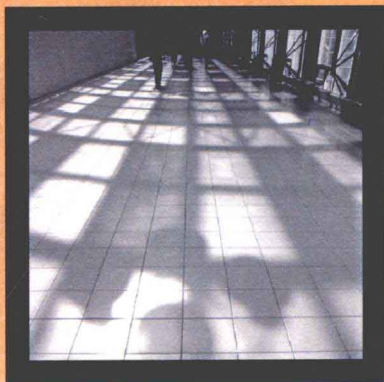


中國現代文學 流派漫談

朱汝瞳 著

認識大陸作家系列



中國現代文學流派漫談

作 者 / 朱汝瞳

主 編 / 蔡登山

責任編輯 / 詹靚秋 蔡曉雯

圖文排版 / 黃莉珊

封面設計 / 陳佩蓉

發行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76 巷 65 號 1 樓

電話：+886-2-2657-9211 傳真：+886-2-2657-9106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09 號 1 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蟥圖書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0 年 09 月 BOD 一版

定價：210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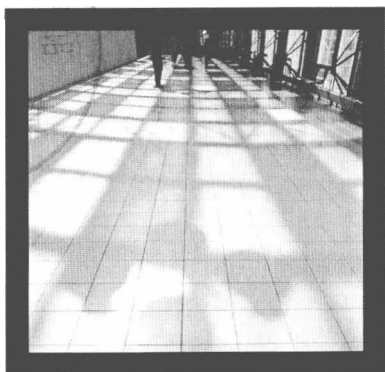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0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國現代文學 流派漫談



朱汝曠 著

認識大陸作家系列

目 次

第一章	白話詩派	5
第二章	人生派	11
第三章	鴛鴦蝴蝶派	17
第四章	浪漫派	23
第五章	小詩派	29
第六章	鄉土文學派	37
第七章	新月詩派	43
第八章	現代評論派	53
第九章	語絲派	63
第十章	論語派	71
第十一章	普羅文學派	79
第十二章	社會剖析派	85
第十三章	象徵詩派	93
第十四章	現代詩派	103
第十五章	新感覺派	113

第十六章	京派	123
第十七章	七月派	133
第十八章	九月詩派	149
第十九章	山藥蛋派	159
第二十章	荷花淀派	167
後 記		175

第一章 白話詩派

白話詩派是指「五四」期間，團結在《新青年》周圍的寫白話詩的一群詩人。他們對中國白話新詩的誕生和發展起過重要作用。

中國是詩歌王國。從風謠體到騷賦體，從五七言到近體詩，再到詞曲，舊格律詩歌發展到了巔峰，取得了極為輝煌的成就。詩作為語言的藝術，最早的《詩經》語言和口語還保持較多的一致性，但隨著社會的發展，詩語言越來越程式化和僵化，要求更多的雕章琢句。因此古典詩詞在形式上雖有變革，但聲調格律卻已定型，語言漸漸失去生命力，文與言距離越來越大。到了清代桐城派，復古主義盛行，詩、詞、曲都重模仿和因襲，藝術形式更趨僵化。詩壇上的這股頹風嚴重束縛了詩歌的發展。維新運動後，黃遵憲、譚嗣同、梁啟超提出「詩界革命」，但只革內容，不革形式，所謂「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於是收效微乎其微。「五四」前夕，民主與科學成為不可抗拒的潮流，處在這樣一個風雷激盪的時代裏，作為表現新時代和抒發新思想感情的詩歌，勢必要砸爛舊詩鐐銬，創造一種自由靈活，以口語和白話的自然音節為節奏的新詩體式。時代，生活和詩歌藝術本身發展規律，孕育了白話詩體的誕生。

白話詩的產生和西方思想文化具有十分緊密的聯繫。除了在思想內容吮吸西方民主主義和人文主義精神外，在創作理論上，作為白話文運動的導火線，是胡適 1917 年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其所提出的「八不主義」，實際上是借鑒美國印象主義的「六戒條」。從創作實踐上看，則有大量外國詩歌的翻譯。西方的自由詩體形式和語言規律，對於有志於創新的中國詩人無疑是一種別開生面的選擇。西方自由詩

體，詩無定節、節無定句、句無定字，自由靈活、不拘一格的體式，對中國傳統的工整嚴謹的格律無疑是一種徹底的反叛，因此容易被新詩作者和廣大讀者所接受。比如胡適的〈關不住了〉，他自稱這一首「是我的新詩成立的紀元」，其實是一首譯詩。他從譯詩中領悟到了一些新詩的妙諦，直接影響了他的創作。〈關不住了〉是胡適從英語直譯的。英語詩的文法接近於散文，句子成分一般都是齊全的，係詞、動詞、冠詞、物主代詞及動詞的時態和語態，名詞之數和格均不可少。於是，中國古典詩歌由平仄聲構成的語音旋律徹底消失了；音調也不再那麼悅耳動聽和引人注意了，只有節奏保存下來。但這種節奏在音組的構成、劃分及其組合搭配時，要與語義發生極為密切的聯繫，它不是像舊詩那樣獨立自足。胡適說，自從找到〈關不住了〉這種新詩格式以後，他的詩擺脫了「詞調時期」的氣味，漸漸做到「新詩的地位」。因此，他隨後的創作，如〈威權〉、〈樂觀〉、〈上山〉、〈周歲〉、〈一顆遭劫的星〉，「都極自由，極自然，可算得我自己的『新詩』進化的最高一步」（《嘗試集》再版自序）。周作人最有名的詩是〈小河〉。在〈小河〉的附言中，他自稱受了法國波德賴爾散文詩影響，「內容大致仿歐洲的俗歌，俗歌本來最要葉韻，現在卻無韻」。可見中國白話詩的誕生與世界詩歌具有密切的關係。

白話詩派的形成是以《新青年》為中心的。1917年2月，胡適為了實踐自己的文學改良主張，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白話詩八首〉，同年6月又在《新青年》上發表〈白話詞四首〉，胡適把最早的新詩定名為「白話詩」，意味著語言與形式的革新，也表明作者與雜誌編者對新詩的基本要求和見解。1918年1月，《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話，又發表了胡適、沈尹默、劉半農白話詩九首。此後，《新青年》上新詩不斷增多，陳獨秀、魯迅、俞平伯、陳衡哲、沈兼士、李大釗、周作人等均有白話詩發表。這些詩歌呈現出不同風貌，有無韻自由體、半自由體、格律體、民歌體、散文詩和譯詩，雖然大多未脫盡舊詩詞氣味，藝術上不完美，但詩人努力掙脫舊詩詞格律的束縛，呈現出一股生氣

勃勃的生命力。在《新青年》的影響下，北京大學學生創辦了《新潮》雜誌，闢有新詩專欄，時時有羅家倫、俞平伯、傅斯年、康白情、朱自清、顧學成等人的白話詩發表。接著《少年中國》、《每週評論》、《星期評論》、《晨報·副刊》、《民國日報·覺悟》、《時事新報·學燈》都先後發表白話詩。這些新詩在內容上、形式上呈現了相同相近的詩風，大體上反映了新詩草創期的面貌。因此，劉半農、茅盾稱之為白話詩派。

白話詩派探索詩語言形式的改革。他們從言文一致出發，突破舊體詩詞的框架，在形式上進行了全面革新，具體地說有如下幾點。

一、提倡真實、反對虛假。1917年7月，劉半農發表〈詩與小說精神之革新〉一文，猛烈評擊近世封建遺老遺少無病呻吟、偽飾矯情的假詩世界，他指出：「作詩本意，只須將思想中最真的一點，用自然音響節奏寫將出來便算了事，便算極好」，而瀰漫在當時詩壇上的卻是專講格律聲調，拘執著幾平幾仄，一味追求句子的工巧，這樣的虛偽文字，一定會造出一個「不可收拾的虛偽社會來」。他認為新詩創作應是寫實求真，重於自然感情流露。這裏，劉半農已不單純從形式上著眼，而是結合詩人的思想感情探討詩的革新了。

二、增多詩體，重造新韻。增多詩體，劉半農提出了三種途徑，第一是「自己創造」；第二是輸入他種詩體；第三是於有韻詩之外，增加無韻之詩，即「不限音節，不限押韻之散文詩」。他認為新詩要發展，必須先要破戒律，衝破詩壇上千百年來用韻拘於《四聲譜》的藩籬，使新詩用韻接近於大眾口語。他提出「破壞舊韻，重造新韻」的主張。古典詩歌的聲調、韻律原來是與民族語言特點緊密結合的，其後隨社會發展，文與言之間距離拉長，不少舊韻在今音中已不韻，於是劉半農提出破壞舊韻是有卓識的。他提出三種「重造新韻」的辦法。第一「各就土音押韻」；第二「以京音為標準」；第三「希望國語研究會撰一定譜」。他的見解是立足於當

代語音體系上，尤其建立於現代普通話的京音標準上，這就更切合於當代口語的韻轍，有利於新詩的發展。後來趙元任制定《國音新詩韻》，證實劉半農的設想是可行的。

三、詩體的大解放。詩體的大解放，是「五四」時期白話詩派共同努力的方向。詩體大解放就是胡適所說的：「把從前一切束縛自由的枷鎖鐐铐，一切打破：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寫。這樣方才可有真正白話詩，方才可以表現白話的文學可能性」（《嘗試集·自序》）。胡適這種主張，在〈談新詩〉中發揮得更加淋漓盡致。如果從宏觀上考察藝術發展的過程，往往是內容變革先於形式的變革，內容佔主導方面。但從某些特定時期的文學微觀現象來探討，有時形式也可能成為變革的主導因素。特別是內容受舊形式嚴重束縛成為阻礙時，形式的變革對內容更會產生引向作用。「五四」前夕，舊詩受聲韻、格律、駢偶、典故等束縛，僵化的形式對於表現新的思想感情成為嚴重桎梏。在這種形勢下，不解放詩體，就無法適應思想啟蒙運動的要求，新詩也不可能破土而出。因此，胡適把詩體的大解放作為白話詩的第一步，強調語言與形式的革新，這是符合新文學歷史要求的，也是白話詩派的共識和追求的方向。

四、新詩的藝術規範。俞平伯在 1919 年 3 月發表的〈白話詩三大條件〉一文中較早提出了新詩的美學建設問題。他認為白話詩絕不是為了通俗。他認為詩美在於「遣詞命篇之完密優美」，因之，他提出：「一、用字要精當，做句要雅潔，安章要完密」；「二、音節務求諧適，卻不限定句末用韻」；「三、說理要深透，表情要切至，敘事要靈活」。他從遣詞、造句、表情、敘事、結構、音節等方面對白話詩做了藝術規範。這些在白話詩初期有助於克服新詩創作中藝術幼稚、形式單調的弊病。

白話詩派對新詩的創立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但從詩藝術來看也存在著一些缺陷。主要是非詩化傾向。初期他們信守「作詩如作文」

的原則，這個提法模糊了詩與散文的界限，忽視了作為藝術的詩歌特徵，結果造成了一些詩的語言貧乏。白話詩派還存在重實踐、輕想像的傾向。胡適當初提倡詩的經驗主義，就是重視個人的經驗，強調對客觀生活做逼真的描寫，而輕視詩人的藝術想像，沒有把詩的主觀情感、想像作為詩的要素。而缺乏想像的飛揚、缺乏情感的熱烈、缺乏對生活感受的昇華，其詩顯然感動不了讀者。白話詩派還有「說理化」、「直白」的缺點。但是毋庸置疑，新詩草創時期的缺點，絕對遮蔽不了它成就的歷史光輝。

第二章 人生派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人生派」有廣義和狹義兩種說法。廣義是指當時所有主張文藝為人生的流派，其中包括新潮社、語絲社、莽原社和未名社等；狹義的則是指文學研究會。這裏主要講文學研究會，因為它最能代表人生派的發展趨向和流派特徵。

第一個問題講文學研究會的成立和主張。1919年，在北京有個社會實進會的組織。北京的鄭振鋒、耿濟之等人在其組織中辦《新社會》、《人道月刊》雜誌，但由於受到政府的壓力，先後被查封停辦了。於是他們想組織一個文學社團，出版一個文學雜誌，「以灌述文學常識，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並發表個人的創作」（〈文學研究會報告〉）。這個想法得到了好多人的贊許。但由於經濟關係，他們自己無力出版雜誌，所以計劃與上海各書局聯合。當時適逢商務印書館經理張菊生和編譯所主任高夢旦在北京。經協商，他們答應改革《小說月報》。不久，沈雁冰從上海來信，說他接任《小說月報》主編。於是北京仁人積極籌備文學研究會的成立，推舉鄭振鋒起草會章，周作人起草宣言。隨之，以周作人、朱希祖、蔣百里、鄭振鋒、耿濟之、瞿世英、郭紹虞、孫伏園、沈雁冰、葉紹鈞、許地山、王統照十二人為發起人，在北京各報刊上發表宣言和簡章，徵求會員，1921年1月4日，在北京中央公園召開文學研究會成立大會，選舉鄭振鋒為書記幹事。

文學研究會會員先後發展近二百人，全國許多城市都成立了分會，並分別出版自己的刊物。《小說月報》實際上成了文學研究會的代會刊。文學研究會的成立及其活動，對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文學研究會發表了「宣言」和「簡章」，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是針對當時獨霸文壇的鴛鴦蝴蝶派的遊戲消遣文學，強調主張「文學是與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是值得終身從事的事業」。這對封建社會「學而優則仕」，把從事文學視作文人窮途末路的觀念，是一個有力的反駁。第二是介紹世界文學和整理中國舊文學。中國舊文學源遠流長，精華和糟粕雜糅在一起，需要進行深入的整理和研究。況且，「五四」時對中國舊文學有否定過分的傾向。因此，文學研究會提出整理和研究中國舊文學，不僅在客觀上起了某種糾偏作用，並且為整理研究舊文學做了一個良好的開端。文字研究會並不是一個有組織紀律、頗為嚴密的文學社團。它組織渙散，缺乏共同遵守的理論綱領和明確的奮鬥目標，在眾多會員中，他們的政治傾向和文學觀點也並不相同。不過有一點卻有基本一致的態度和傾向，那就是他們對文學和當時文壇現象的認識。茅盾後來在〈關於「文學研究會」〉一文中說過：「如果有所謂『一致』的話，那亦無非是『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這一基本的態度。現在想起來，這一基本的態度，雖則好像平淡無奇，而在當時，卻是文學研究會所以能成立的主要原因。」這個基本態度，在當時是被理解作「文學應該反映社會的現象，表現並且討論一些有關人生一般的問題」（《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在文學研究會派的作家，如冰心、廬隱、王統照、葉紹鈞、許地山等人的作品中，都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來。可見，「為人生而藝術」是文學研究會主要人員的共同主張。鄭振鋒在《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導言》中說，《小說月報》、《文學旬刊》「這兩個刊物都是鼓吹著為人生的藝術，標示著寫實主義的文學的；他們反抗無病呻吟的舊文學；反抗以文學為遊戲的鴛鴦蝴蝶派的『海派』文人們。他們是比《新青年》派更進一步的揭起了寫實主義的文學革命的旗幟的。他們不僅推翻傳統的惡習，也力拯青年們於流俗的陷溺與沉迷之中，而使之走上純正的文學大道」。於是我們可以

看出，人生派的寫實主義內容和任務，就是反映社會人生生活，表現和探討人生問題，其文學職責就是要改良社會、改良人生。

第二個問題，講一下文學研究會的文學貢獻。文學研究會作為一個文學社團，從 1921 年 1 月成立到 1925 年「五卅」以後，逐漸趨於解體，活動的時間並不很久，但對中國新文學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其一是提倡現實主義文學，強調文學的社會職能。《〈小說月報〉改革宣言》中說：「同人以為寫實主義在今日尚有切實介紹之必要」，「深信一國之文藝為一國國民性之反映」。這裏的寫實主義，就是現實主義。文學研究會成立時的靈魂人物是周作人。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學」，也就是以「人道主義為主，對於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學。他在〈平民文學〉一文中說明：「第一，平民文學應以普通的文體，記普通的思想與事實」；「第二，平民文學應以真摯的文體，記真摯的思想與事實」；文學作品必須「以真為主，美即在其中，這便是人生的藝術派的主張」。這裏強調反映思想與事實，強調研究人的生活，強調藝術的真實，都涉及到了現實主義的基本內容。可以說，這是文學研究會現實主義文學觀念的濫觴。茅盾在 1922 年與鴛鴦蝴蝶派的衝突中，也曾經大力提倡自然主義小說的客觀描寫，也提倡過新浪漫主義的理想描寫，但這一切都是為了達到文學為人生的目的。我過去寫過，〈茅盾與自然主義〉、〈茅盾與新浪漫主義〉兩篇文章，有興趣的同志可以找來看看。

其二，大力翻譯介紹外國文學。介紹世界文學是他們成立文學研究會的宗旨之一。為此，《小說月報》專門開設了「譯叢」欄目，譯載西洋名家著作。《小說月報》從 12 卷至 16 卷，出了「被損害民族文學專號」、「泰戈爾專號」、「拜倫專號」、「非戰文學專號」、「安徒生專號」、「羅曼羅蘭專號」以及「俄國文學研究」、「法國文學研究」兩個增刊。出版的五集叢刊，計六十種，其中三十一種是譯作，可見對翻譯的重視。

其三，致力於創作，結出了一批新文學的碩果。現代文學史上的一些名篇許多都發表在《小說月報》上，如魯迅的〈端午節〉、〈社戲〉

和〈在酒樓上〉；許地山的〈命命鳥〉、〈綴網勞蛛〉；冰心的〈超人〉、王統照的〈微笑〉，朱自清的〈小艙中的現代〉；廬隱的〈海濱故人〉；許傑的〈慘霧〉；魯彥的〈柚子〉；葉紹鈞的〈潘先生在難中〉；老舍的〈老張的哲學〉等等，徐志摩、李金髮在《小說月報》上也發表了許多詩歌和散文。

其四，重視文學批評，積極開展文藝評論活動。文學研究會在文學批評方面既有理論又有實踐，某種意義上起到了開路先鋒的作用。

《小說月報》的改革宣言中，就認為文學批評與文學的興盛有著相輔而進的關係，他們相信批評在文藝上有極大之權威，能左右一時代之文藝思想，甚至認為「必先有批評家，然後有真文學家」。這裏，今天看來有偏頗，但在上世紀 20 年代，文壇上極缺乏文學批評的狀況下，他們的提倡也應肯定，事實上，當時也促進了文學的創作。

第三個問題，講一下人生派的流派特徵。人生派的主要成就就是在小說方面，出於「為人生」的文藝觀，文學研究會作家的小说多半寫探索人生問題、表現對人生見解的各種題材，提出當時他們所關心的婚姻、家庭、出路、道德等等各種問題。一般說來，他們較少把筆下的社會問題從政治角度上給予解釋，而是當作人生問題來探討。有不少作品把愛作為合理的人生，塑造了一些作為愛的化身的形象。他們也表現下層社會的痛苦，揭示生活中的不公平和不合理。文學研究會最重要的幾位小說家的作品，一般都有這樣的特點。比如葉紹鈞，他是「人生派」的重鎮。茅盾評論他「冷靜地諦視人生，客觀的，寫實的，描寫著灰色的卑瑣人生的」。葉紹鈞以愛與美的追求，回答嚴峻生活現實的提問。他的〈這也是一個人〉通過一個連姓氏都沒有的農家婦女的悲慘故事，揭示了人與人之間的冷漠；〈曉行〉則是憫農之作；〈飯〉描寫了小學教員生活的艱辛。這些作品都有較強的批判力度，顯示了敢於直面人生的真誠風格。葉紹鈞對生活開掘得更充分的力作是〈潘先生在難中〉。作品將人物與軍閥混戰的黑暗社會聯繫起來，戰亂逼得教員疲於奔命，在較為單純的情節中展開了曲折透迤的描寫，

讓人物的心理波動隨著戰事的張弛，畫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曲線。作家不著任何臧否，一個灰色的小知識份子卑微的靈魂便躍然紙上。葉紹鈞的人生小說講究謀篇佈局，結構謹嚴有度，描寫冷靜客觀，風格雋永含蓄，語言平實純正，對人生派小說的創作起到了推動作用。人生派小說另一個代表人物王統照，他初期的小說曾用象徵手法表現愛和美的追求，然而他又表現理想與現實的矛盾。短篇小說〈沉思〉，描繪了美的人，美的思想不容於惡濁的社會，反映了理想與現實的衝突。〈微笑〉宣揚了美和愛具有改造人生的神祕魔力，但作為美與愛化身的女犯人，卻處於終身監禁，理想變成了幻想。他與葉紹鈞不同。他側重於用象徵手法主觀寫意，顯露他善於體驗和表現人物情緒心志的藝術才能，並以耽於內省式的沉思給人物敷上一層特別色彩，具有輕倩飄逸之風。人生派的另一位重要作家是冰心。她以「問題小說」起步，表現了探究人生意義的熱忱。她的小說側重於家庭、婦女的角度，提出社會人生問題，目的在感化社會，「叫人看了有所警覺」，「想去改良」，顯示了獨特的視角。〈兩個家庭〉、〈斯人獨憔悴〉都是這樣的作品。其他的如廬隱，在戀愛題材中，以打破人們的迷夢、揭開歡樂的假面，達到她對黑暗社會發出詛咒的目的。〈海濱故人〉反映了感情與理智衝突下的悲觀和苦悶。因此，我們綜觀人生派小說的共同特徵，鮮明地具有如下幾點。首先，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們希望憑藉文學的力量來改造人生、促進社會的進步。因此他們往往反對唯美主義、遊戲主義的文學主張。

其次，創作題材廣泛，內容豐富。他們通過藝術的形式，提出了各種人生問題，遠遠離開了敘述自己身邊的日常生活，而是以廣闊的社會視野，擷取人生題材。

再是推動了現實主義文學的深化。人生派作家初期創作雖然關心社會、注重人生，但對人生的理解是粗淺的，有泛愛主義傾向。而1923年以後，人生派覺察到泛愛主義無助於社會矛盾的解決，於是開始注